

通俗文学作家自选集

清末奇人

朱益平

著

7.5
10



清 末 四 人 传 奇

朱 益 平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顺外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625 插页0 字数14.6万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500

ISBN 7-210-00643-5/I·185 定价2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四个中篇通俗小说，分别写捻军盟主张乐行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、黑旗军英杰刘永福。作品反映了这四个传奇式人物的浪迹生涯，反映了他们在清末这个政局极为动乱的年代如何自决人生，又如何疲于投靠；如何粉墨登场，又如何阴差阳错；如何大义凛然，又如何遗憾终生。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他们在政界军界之沉浮，在人生舞台之荣辱，直至被后人议论不休。作品带野史性质。

目 录

捻军阻立翁东行传奇.....	(1)
李鸿章外传.....	(70)
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.....	(118)
黑旗英杰刘永福传奇.....	(158)

捻军盟主张乐行传奇

一

一八五一年初的一天，阴霾笼罩。通往雉河集（今安徽省涡阳县境内）的官道上推车、挑担及空手的行人，组成数里长的人流，向前涌着。到了叉道口，人们神情紧张起来，不时提心吊胆地互相低语：“前边就是盐局子了，不会出事吧？”

这些人是从河南贩盐回雉河集一带的。清政府在沿途设了许多盐局，缉拿私盐贩，一旦查出，盐充官，人下大牢。

离盐局近了，人们加快了脚步。突然，“呼”的一声枪响，从路旁村舍里冲出一队盐警。盐警队长高声道：“哈哈，我说你们能上天入地呢！来呀，把他们抓到局子里去。”

“队长，问问他们有没有押镖的。”

“他妈的，问这干球！”队长虽这么说，还是高声喝问，“你们的镖谁他妈保的？”

“老乐！”上百条嗓子一齐回答。众盐警闻听，脖子立时短了三分，马上闪开条大路。

诸位，你道“老乐”何许人也？他本名张乐行，家住雒河集张老家，称雄一方；生性豪爽，广交豪杰，把个殷实之家化费殆尽，不得已才贩私盐，来维持生活。他嫉恶如仇，闻之不平，必拔刀相助，被众人推为“趟子头”——又叫“捻子头”（自发的民间团伙的首领）。再加上他有一百名神枪手，故此，河南到雒河集的盐局子也怕他三分。

盐警队长是新上任的。他见一提“老乐”盐警人人自危的样子，不由得大怒：“什么他妈的‘老乐’，不就是肉头财主吗？我妈大表姐的公公的三侄子的……咳，反正我是当今抚台大人的亲戚，还怕他？抓！”

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了，就连茅厕缸都升天了！”人群中有一人嘲笑道。

队长朝人丛中一看，见说话人身穿青布棉袍，蹲在一辆太平车上。他约有五十岁，戴一顶六七寸高的黑筒毡帽，歪着头抽旱烟。队长喝问：“你他妈的是谁？活腻了！”

“当今这世道，凡事都得留条后路哇。”那人不紧不慢道。说着，便从太平车上跳下来，走上前。队长不由得倒退一步。此人两道浓眉下的目光灼灼逼人。几颗白麻子仿佛要冲离脸皮。只听他道：“一日三餐，餐餐少不得盐；官盐掺水加泥，价钱十倍于私盐，哼，你们是不是不让百姓活了？”

“你他妈的胡说！来，把他抓了！”

随着盐警队长的话音，两个亲信纵马向盐车冲来。

“啪”，一蹄子正踢在一个孩子头上，孩子当场丧命。那大汉猛一昂头，眼暴睁：“我张乐行还没见过杀人不偿命的！”

话音未落，人丛中早跃起两个人，手臂挥过，两个盐警翻身落马——脖子鲜血涌出，立时毙命。

队长见状大惊失色，猛地抽出手枪。盐警们也惊慌地端平了枪。

二

“你敢！”随着话音，一人“噌”地从乐行头上跃过，挡在前面——正是杀盐警的人之一。这人二十来岁，细条身材中等个，粗脖子和圆脑袋一般长，圆下巴，圆眼睛，刷子眉，护腕下别着两把牛耳尖刀，浑身透出一股虎气。此人姓任名化邦，乃蒙城县南任庄人氏。

队长脑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着，牙咬得“格格”响。

“队长，消消气吧。”队长浑身一震——一把牛耳尖刀早已抵在他后腰上。这执力之人年约四十，皮肤黝黑，壮实的中等个，方脸淡眉，络腮胡须似钢针一般。此人姓侯名士伟，乃涡北侯老营村人氏。

“哎，冤家易解不易结，和为贵呀！”这时，一人从旁按住盐警队长的枪，慢声细语地说，“动起手来，大家都占不到便宜。”说着手一指。队长不看则已，一看大惊。只见一百名执枪的小伙子把他的手手下人包围了，真如天兵从天而降。和事佬一语双关道：“我看，放他们过去吧！”

队长转身欲走。“不行！妈的，逃没那么容易！”乐行

怒声喝道。化邦悄声耳语：“老乐叔，给龚德个面子，放他们走吧。”

“龚德？”乐行一惊，转身看龚德：他三十多岁，眯着眼睛，细腰窄背，身着铁色长袍，挎着个药包，一副郎中打扮。

“你就是龚先生？”乐行不相信似地问。

“正是。我有一言相赠：有勇无谋者，谓之匹夫；有谋无勇者，谓之懦夫；自古以来，顶天立地者，皆智勇双全之士。我告退了。”

“慢！”士伟左手“嘭”地揪住龚德领口，“你是啥东西，敢来教训老乐！”右手就要出刀。

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龚德说着，向后退，身子一晃，“啪”，士伟一下倒在地上。龚德看了一眼，拱手连说“包涵”，慢悠悠地走了。

“好样的！百年前那游方和尚果有眼力！”乐行低声赞道。

这龚德全名龚德树，天文地理，兵法战策无所不晓，又行侠仗义，所以，深得乡人敬重。奇的是，白天他眼似近视，总是眯着眼，习惯地向上看；而夜间，却目光炯炯，能看一里多远，乡称“夜光眼”，人送雅号“龚瞎子”。

龚德家贫，与老母亲相依为命。为生计所迫，也常和人搭伙贩卖私盐。有几次他被盐局子囚禁，但结果，这些盐局子不是失火，就是死人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故此，沿途盐局子有“宁惹天老子，莫动龚瞎子”之说。又由于他教穷人孩子读书不收学费，给穷人看病不收药钱，被人们称为“趟子头”。

乐行回到家，兴奋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，很想找个知己人一吐为快。

“爸，妈回来了。”七岁的独子张瑞撞了进来。乐行心中一喜，起身向门外迎去。

三

乐行有两个老婆：第一个老婆马氏，她温柔善良，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。第二个老婆叫杜金蝉，中等个，瓜子脸，细眉细眼的，满腹韬略。

杜金蝉出身贫苦，小时候被卖给张老家东楼院的张财主。金蝉长到十八岁，出落得水花一样。有天夜里，张老财的儿子对金蝉无礼，被金蝉用镰刀砍伤，张老财将金蝉毒打一顿，准备卖到妓院。马氏动了恻隐之心，拿出私房钱，求乐行的大哥——向行将金蝉买下，收做丫环。

金蝉二十一岁那年，乐行父亲张慰祖和大哥先后去世，乐行与二哥敏行为分家闹得很僵。一天下午，兄弟俩正争吵不休时，从内室闯出一人，抓起桌上茶壶，“啪”地摔碎在地上，众人不觉一惊，原来是金蝉。

只见金蝉娥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们真丢祖宗的脸！忘了独山王张鸿羽么？”

兄弟俩面面相觑。这张鸿羽乃乐行家族先祖，外号“小兰英”。雍正年间，他率义民反清，占据离涡阳城三十里的独山，树旗为王。后为掩护弟兄们突围，死于清军刀剑之下。

金蝉接着道：“清廷日渐败落，民不聊生。若张鸿羽在

世，岂可为家财你争我夺！”直说得兄弟俩面红耳赤。

此后，乐行对金蝉高看一眼，家中大事经常和她商量。马氏顺水推舟，撮持乐行和金蝉成了亲。以后，金蝉生了张璿，无形中比马氏高一头，乐行不在家时，外务事一概由金蝉作主。外人和晚辈称金蝉“三婶”或“三奶奶”。但金蝉对马氏甚尊重，两人相处和睦。

“哦，蝉儿回来了！”乐行迎到门口。他仍习惯叫金蝉当丫环时的称呼。“当家的，我是你儿子的妈，别蝉儿蝉儿的。”乐行戏谑道：“叫三婶不成？”

“叫金蝉不会呀？”

乐行拉着金蝉坐下：“金蝉，今天我碰上龚德了。”

金蝉素闻龚德为人仗义，机智勇敢，于是言道：“常言说‘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’，明天你去拜访拜访他。”当下，金蝉打点礼品，准备明天乐行去公吉寺磨盘松庄。

饭后，马氏提出要紧缩开支，以便做出长远打算的建议，“老乐，按我们现在的开支，要不了多久就该挨饿了。”

金蝉道：“广交豪杰开支是大，以后恐怕会更大，要想办法赚钱。现在看来，天下之势已到久安必乱，合久必分之时了。我们应多拉些人入捻，以便……”马氏急忙打断金蝉的话头，不满地说：“金蝉，我们做个安分守己的人，不要想入非非！”
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，乐行带着礼品，独身前往公吉寺磨盘松庄，拜访龚德树。

乐行单人独骑来到磨盘松庄，见家家土墙草屋，不觉感到失望。迎面走来一男孩，乐行上前打听，那男孩随口唱出一首民歌：“你姓啥，俺姓龚，疙瘩榆树磨盘松，北有大园子，南有砂硅坑。”唱毕跑了。

乐行抬眼望去，见右前方一个小院，院子北边一个大菜园，南边一个大水塘，院中有棵大树，就打马过去。院子里两间土坯小房，这就是龚德家了。龚德不在家，乐行和龚母拉了会儿呱，就出来了。他抬头看那松树，生得疙疙瘩瘩，枝干遒劲，笼罩着整个院子。乐行暗叹道：明朝天启年间那游方和尚真乃仙人！

乐行快快地往回走，刚出磨盘松庄，突然被六个彪形大汉拉下马绑了起来，推推搡搡弄到一座大院里。乐行质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票！”

“到了王大楼还敢嘴硬！来，给我鞭打，剜心下酒。”

乐行转身一看，见说话之人四十来岁，矮胖子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便喝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哼，俺是王照琼——王二爷，老牛会的头。”乐行明白了：这老牛会有二百多人，是官府指令恶霸组织的地主武装，今天落在他们手里算霉气。于是道：“‘二爷’不如，‘三爷’威呀！来，动刀吧！”

王照琼一怔，不知这“三爷”是谁。“王二爷切莫动手！”院门处一大汉高声道，接着抽出匕首，割断绑绳。这大汉锦衣小帽，一副乡绅打扮。“韩大爷，这位是谁呀？”

王照琼有些恐慌了。

“‘二爷不如三爷威’，此话一点不假。他就是张老乐——张三爷。”

王照琼知道乐行的捻子已有近万人，心下大骇，急令家人准备酒宴，给张乐行赔礼。

这位“韩大爷”，名奇峰，字万呼，人称“韩老万”，又送外号“韩骡子”。乃雒河集曹市集大韩庄人氏。

乐行抹不开韩老万的面子，就在王宅吃了午饭。

下午，乐行回到自己屋中生闷气，化邦闯了进来，“老乐叔，王照琼已带人杀进磨盘松庄了。”乐行一惊，高声吩咐道：“集合枪手救龚德！”化邦心中诧异，但不好问，只得转身随乐行跑了。

来到磨盘松庄，只见庄里鸡飞狗跳，许多老牛会土匪在抓人抢东西；几个老牛会土匪正把龚母往树上吊。乐行大怒，举枪打倒拽绳子的土匪。“打龟孙子！”随着乐行的命令，一排子弹横扫过去，土匪倒下一片，余下皆逃了。

“龚德呢？”乐行把剑锋指着一个呻吟着的土匪问。“跑、跑了。”乐行剑一挺，刺死了他。

乐行打听到龚德确实逃了，才打马回府，边走边思忖：今天打死了老牛会许多人，衙门肯定来找麻烦，怎么办呢？

五

乐行突然想到：何不先告王照琼一状！告他为报旧怨先打伤我一名枪手。原来，衙门最头痛的案子就是宗族仇杀，讲不清谁是谁非，往往一追究就是好几辈的怨仇，对这类案子能

推就推，能拖就拖。乐行当即命化邦将状子送到衙门去。果然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过了两天，乐行和金蝉带上重礼，前往大韩庄拜谢韩老万。韩家瓦屋大院，好生气派。乐行叹道：“我张家原本也如这一般，谁想到如今竟败落了。”金蝉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我从娘胎里没带来半文，死了也带不走一毫。原本钱财如流水，涨落天定，又何必自寻烦恼呢？”遂教化邦前去通报。韩老万整衣迎出府门。

寒暄一番，韩老万吩咐收下礼品，宰羊备席。问乐行：“闻听张三爷与王大楼闹翻了？小弟委实担心。那王照琼心狠手辣，狡诈异常，还望张三爷多多提防。”乐行谢过老万好意。金蝉插言道：“韩大爷，我冒昧问一句：你和王照琼如何称呼？”言下之意便是：你韩奇峰和王照琼为何关系密切？大有你也不是好人之意。韩老万一怔，赞道：“久闻张三婢性情爽朗，果然不假。”接着道出和王照琼相识经过。

去年的一天，韩家牛童贪玩，把牛赶到王大楼去了。王照琼见韩家的牛膘肥体壮，便强行赶进自己的牛栏，还揍了牛童一顿，为此，韩老万到王大楼。王照琼见老万气宇非凡，谈吐间引古喻今，便款待了老万。第二天，王照琼带重礼，亲自把牛送回韩家，并欲与老万结为兄弟。老万以不敢高攀为由，谢绝了。此后，二人以朋友相处。

“唉，象他这样人有官府撑腰，惹不起呀！”老万叹道。乐行心中不悦，但不好明言，便道：“韩大爷，曹市集乡亲欲推你为捻头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”老万面带愧色，半晌方道：“张三爷，你是大丈夫，我就明讲了吧。我想给乡邻们

多办点好事，谁要求到我家上，我从来没说半个“不”字，可这结捻不比破点财，会犯事的。再讲句丑话吧，结捻吃大户、抢财主，我总以为缺德。”猛地想起乐行也是地主，颇为尴尬，偷眼看了乐行一眼。乐行很有兴趣地听着，并不介意。

这时，客厅后门麦秸帘被轻轻掀开一角，一个少女慢慢地向屋里挪来。她两只凤眼极好奇地看着金蝉，不知不觉一只金莲悄悄迈进门坎，身子靠在门框上。不料化邦为防意外，进门后就坐在后门内侧，她那金莲正踩在他脚上，还不知觉。化邦抽脚不得，想说一声又不敢，指望她再挪一步，可她又靠在门框上不动了，唬得他目不敢斜视，气不敢长出，只恨自己心跳得太响。

老万扭头招呼倒茶，一眼瞧见女儿踩着那小伙子的脚，心中一慌。

六

老万心中虽慌，但仍不动声色道：“秀芳，过来拜拜三叔、三婶。”秀芳脸一红。金蝉一见秀芳甚喜，逗道：“过来呀，别总踩着人家脚。”秀芳低头一看，面如火烧。化邦不知所措地搓着手。

秀芳上前，行礼道：“久闻三婶豪侠如男子，今日得见，不胜荣幸。受秀芳一拜。”金蝉扶住秀芳，越看越爱，对奇峰道：“韩大爷，你前世积德，得了这么好的女儿。看看，鸭蛋脸，樱桃口，玲珑鼻子，漂亮耳朵，好身段。”把奇峰说得笑颜大开。

家人报宴已备好，奇峰抱歉道：“内人回娘家未归，三婶如不介意，就命小女代陪了。”遂吩咐另设一席。

“不妨事，就在一桌上吃吧。”金蝉说着，拉秀芳坐下。席间，乐行和奇峰推杯换盏，真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。”这边，金蝉和秀芳讲开了悄悄话。

“定婆家了么？”

秀芳瞥了坐在对面的化邦一眼，答道：“未曾。”金蝉叫化邦端来两杯茶，秀芳乘机仔细打量化邦：浅灰长衫，腰系巴掌宽宝蓝丝绦，丝绦下悬着柄宝剑，浑身紧衬利索；鼻直口方，眉重目朗，头扎壮士巾，周身溢着英气；不由一阵心跳。“三婶，嗯，你常出门，不怕别人说闲话么？”

金蝉笑了：“谁愿嚼舌头根就随他便。”

秀芳抬头，见化邦正看着自己，慌忙躲开他的眼光。从此，两人心中萌发了爱情的幼芽。

这年，适逢春荒，农民生活更加困苦。这日上午，化邦急匆匆来找乐行，“老乐叔，乡民要把韩家抢了。”乐行一惊：韩奇峰是个人物，不能不管。带着枪手直奔大韩庄。金蝉带着张璠也跟了去。

原来，饥民包围了韩奇峰家，要他拿粮食出来，奇峰说没粮了，饥民不信，要闯进去自己动手。

奇峰站在门口，任饥民们推搡谩骂，不时擦去脸上的唾沫，只是反复说：“我对得起乡亲们了。”饥民推开奇峰，向屋里涌去。

“站住！你们站住！”突然，秀芳脸色惨白地从屋里冲出，端着野菜和山羊面做的窝头，“这是我家的午饭，给你们吧！给你们吧！”喊着撒向人群，众人一下没声了。“爸

为了借粮分给你们，把所有的亲戚都得罪了，妈把娘家的陪嫁都卖了。你们抢去吧！抢啊！”说着，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观看人中冒出两个流氓，流里流气道：“韩大爷，你屋里藏着这么个漂亮的女儿，却让我们挨饿，太不够意思了，这女子给我们哥俩了，抵一辈子饿呢。”淫笑着，动起手脚，要抢秀芳。

七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“啪”，一条马鞭从后面抽在一个流氓脸上。鞭梢一甩，又抽在另一个流氓脸上。两个流氓转身抽出刀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乐行，顿时傻了眼，灰溜溜地逃了。

乐行激昂道：“想吃饭的跟我走。不过，丑话说在前面，不许偷，不许抢！”乐行留一部分饥民在自己家，带着另一部分到张大庄的张富新家。叫饥民在外等着，自己进去和张富新交涉。

乐行进去不久，院子侧门里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公子，众人一见，无不生畏。

这位年轻公子国字脸，虎额豹眼，二道又浓又黄的眉毛斜插入鬓，悬胆鼻，两片嘴唇闭得很紧，身穿短衣，腰扎练功带，戴着护腕皮套，脚踏一双牛鼻子短靴，左臂搭长衫，右手提宝剑。这人正是张富新的大公子张宗禹。宗禹正诧异时，乐行怒气冲冲地出来。“叔，啥事？”乐行是宗禹族叔。乐行便把富新不肯拿出粮食说了一遍。“叔哇，有钱人

谁愿献粮？后院石桌下是密室，你们自己动手嘛！”于是，饥民便自己动手烧饭。

再说金蝉和张喜留在韩宅安慰奇峰一家。秀芳听金蝉和母亲拉家常没趣，就带张喜到院里，正巧碰上化邦。两人顿时觉得不自在，还是秀芳先开口：“你，你干啥呢？”

“这，我有点冷，打打拳。”

张喜插言道：“秀芳姐，你都成棉花包了，脱件衣服给化邦哥穿呀。”秀芳、化邦大窘。秀芳嗔道：“小蹄子，到那边玩去。”张喜快快地走了。

午饭后，奇峰出去了，金蝉和韩夫人又唠了起来。张喜忽然叫起来：“妈，什么叫‘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’呀？”金蝉大咳：“喜子，你从哪学来的？告诉我。”

韩夫人笑了：“就是俩人要好一辈子。”

“那我要和秀芳姐作比翼鸟、连理枝。”金蝉打了他一掌：“小蹄子胡说！”张喜哭道：“就不，秀芳姐和化邦哥作比翼鸟干嘛不带我？”两位夫人明白了。秀芳和化邦私订终身了。不觉相视一笑。“唉，女大不由娘，随她去吧。秀芳本姓朱，一岁她妈过世了，临死前把她托给我。”“好，我当媒婆子——明媒正娶。”化邦、秀芳得知金蝉的话，暗暗大喜。

说话间正是三月。一日，盐局缉私队长忽然带领一营人马冲进张老家，包围了乐行住宅。乐行步出大门，厉声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队长指着乐行：“张乐行，你聚众为匪，抢当铺、砸盐局，不杀不足以谢天下。今奉巡抚大人之命，特来捉你归案。你服不服？”